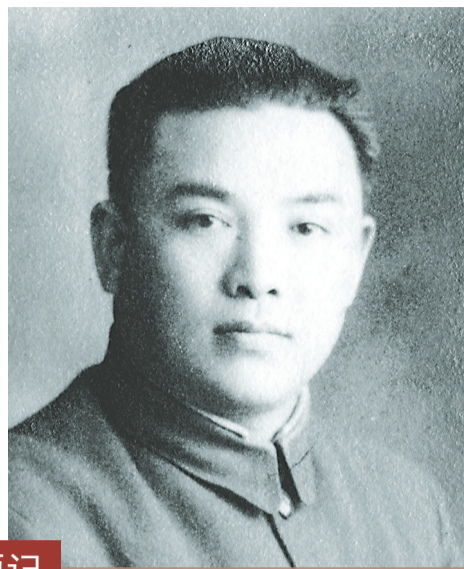


张连科：铁血西迁 国之栋梁

□黄永红



题记

张连科(1896—1945)，贵州水城人，字重山。1912年考入贵州私立南明中学，1918年毕业后执教于水城、威宁、贵阳等地。他饱尝国弱民穷之苦，自小立下“钢铁救国”之志。1922年考取公费留学，就读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采矿冶金专业。1927年学成回国，1936年任兵工署上海炼钢厂厂长。“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他指挥全厂职工将上海炼钢厂安全搬迁至武汉。1938年任钢迁会副主任委员，为免遭日寇侵华战火涂炭，主持将汉阳铁厂和上海炼钢厂等企业内迁重庆，成为重钢的前身，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血脉得以保存。

产飞机炸弹，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由政府直管并能正常生产的钢厂。

“最近局势是否已愈加紧张，你已两日没回家了。”1937年的夏天，刚为孩子过了生日的妻子陈素琳给张连科打来电话。“无碍，只是近日厂里订单较多，公事繁忙。”张连科安慰妻子后，又小心翼翼地问：“孩子们都还好吧？有没有怪我未能陪他们过生日啊？”窗外不远处的平炉顶上，熊熊火光直冲云霄。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弹壳钢需求，生产任务非常饱满。张连科的心里装的是日夜高速运转的平炉、电炉和轧机……



▲江南制造局大门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上海的军工企业成为日寇轰炸的重点目标。张连科给家人的书信中这样描述：“黄浦江上，外舰云集，租界区内，敌营密布，不啻整个上海无时无刻不在外力威胁之下，即本厂无日不在飘零之中。一旦有事，破坏毁灭，曷堪设想。”张连科深知日军野心，他忧心如焚，紧急安排编制《上海炼钢厂迁厂计划书》，作好搬迁准备，并围绕工厂防空、迁移等事项，不断向国民政府兵工署密电请示，从8月13日到9月11日，现存可查的加急密电就达40余封。8月14日上午，张连科密电汇报战争对工厂的影响：“沪战昨晚开始。甚烈，刻在激战中。职率员工照常工作，成品、材料正设法安置，急请指示机宜。”

由于国民政府官僚体系运作迟滞，搬迁组织工作迟迟不到位，搬迁方案久久未决，致使上海炼钢厂先后9次遭日军大规模轰炸，造成工厂设备及人员的极大损失与伤亡。张连科在8月26日密电兵工署的电报中称：“沪上运输情形刻困难万状，职连日奔走接洽，但车船俱无。敌机今日仍续来轰炸，并声言将南市炸平，前途殊堪忧虑。”至9月11日，日军轰炸已长达27天之久，兵工署才决定开始动工。在张连科主持下，上海炼钢厂与上海兵工厂合并迁至湖北武汉。“全厂员工，拟分为三批，随迁运车船赴汉。第一批为钢炉部、修理部、轧钢部；第二批为砂模部、木工部；第三批为车制部、零件部。每批约派事务人员数名同行。”张连科本人则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撤离。

上海炼钢厂迁至武汉汉阳后，张连科任厂长。其间，前方战火不断、战事吃紧，张连科奋力组织接续生产，持续生产500磅型炸弹等各类军火，源源不断发往前线。

使命：排除万难 铁血西迁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日军溯长江而上，矛头直指武汉。兵工署第三工厂不得不面临再次迁建。张连科向

上级建议：“扼两江、依天府的重庆，既占战略之形胜，又具丰厚之实力，而陡峭险峻易守难攻的长江三峡，就像一道天然屏障，把重庆和长江下游的战区隔离，自然成为最佳的后防保障，足以持久抗战之坚固依托。”1938年3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兵工署共同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简称钢迁会），拆卸汉阳铁厂、大冶铁厂、六河沟铁厂、上海炼钢厂等的机器设备，西迁重庆，在大渡口兴建钢铁厂。张连科任钢迁会委员，驻厂负责设备拆运工作。

此时，陈廷缜奉命回国，在察看汉阳铁厂后，他担心地对张连科说：“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建固不易，拆迁更难。且铁厂停产已15年之久，技术工人早已流失。”张连科闻言微微一笑：“我们已为将来组装机器作了周密部署，搜罗技术工人的活计也早已安排妥当。汉阳铁厂，这座标志中华民族觉醒和复兴的里程碑式工厂，绝不能落到日本手里！”

抗战形势愈加严峻。张连科带领钢迁会技术专家和工人们随炸随修，随修随运，日夜忙个不停。高炉拆迁处、汉口码头边……随处都有张连科的身影，职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三厂厂长”。与此同时，千里之外重庆附近的长江沿岸，技术专家分别带着测绘人员，冒着寒风，争分夺秒地勘查选址。

主持迁建期间，张连科无暇顾及家事。妻子陈素琳不得不带着3个幼小的孩子，随着难民潮辗转在避难途中。一天，他们夜宿湘江边的一家小客栈。客栈年久失修，四壁透风，幼子张化声患了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月光光，照池塘，池塘水深种田难，孤儿无家不能归……”陈素琳搂着孩子，轻唱着一首古老的儿歌。突然，窗外传来一阵乞讨声。原来是两个逃难的盲人在沿街讨饭。张化声想起失去联系的父亲，忍不住哭着问妈妈：“爸爸没有家，也会去讨饭吗？”陈素琳感触道：“睡吧，不会的，爸爸把机器搬到后方去，制造出炸弹，炸死日本鬼子，我们一家就团圆了……”

在张连科的周密组织下，钢迁会顶着日机空袭，避过长江三峡的重重暗礁，7000多艘满载机械设备和人员的航船，日夜抢运。艰苦卓绝的大搬迁持续了一年半，终于在重庆大渡口安顿下来。

报国：恪尽职守 以身殉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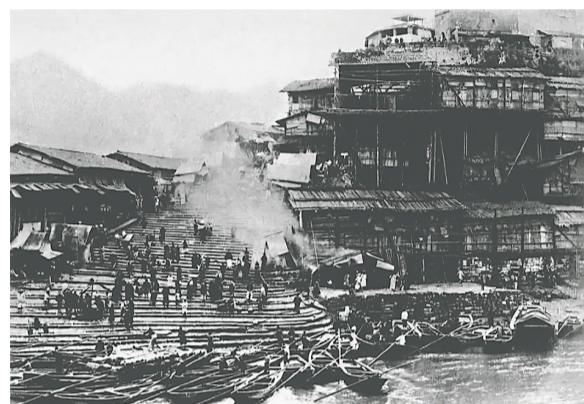
经张连科一番苦心经营，到1942年各项工程陆续建成后，钢迁会拥有綦江、南桐两大煤铁矿基地和专用铁路与水上运输系统，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钢铁工业精英，钢铁产量一度占到抗战大后方钢铁总量的90%，是抗战时期后方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被誉为“国之栋梁”。

钢迁会投入生产后，所生产的锰钢用于枪支、炸弹和炮弹的加工，大量军火持续供应抗日前线。在重庆任职期间，张连科经常到车间督察产品质量，每天送来的公文堆积如山，但张连科却坚持做到每日“案无遗牍”，全厂在按时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还利用次等钢材加工民用产品支援后方建设。抗战期间，钢迁会人员最多时达1.5万人。即便在战争动荡时期，张连科也不忘将眼光放到国家民族工业的振兴大业之上，利用自身掌握的专业知识，相继撰写



了《国防与石油》《列强石油争夺战与我国应有的准备》等专业书籍，还针对家乡贵州的铁矿、煤矿资源，撰写了《水城钢铁之冶炼》《我国西南钢铁工业之勘测》等文章，提出了开采水城观音山煤矿铁矿、建设西南钢铁生产地的设想，为水城钢铁厂的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支援抗战，张连科生活俭朴，对配给的生活物资均不接受，坚持将物资送往抗战前线。职工们常常能看到本应坐小汽车上班的张连科，骑着马微笑着跟大家打招呼，全然不像一个患有严重心肌炎的病人。后来，职工们看着他经常强忍疼痛捂着胸口，满头大汗地抱病骑马上班，皆心疼不已：“厂长，你在家休息休息再来上班吧。”他也只是笑笑，未置可否。



▲1939年底，钢迁会拆卸的物资运抵重庆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夙夜操劳，张连科身体日渐虚弱。1945年5月17日，他突发心脏病，猝死在案牍之上，年仅49岁。钢迁会干部职工闻者无不唏嘘悲恸，大家主动捐款2万余元为其办理后事。贵州水城家乡的父老乡亲也将数千元捐款汇至重庆，对其弱妻幼子予以抚恤。为追念张连科的建厂功绩，钢迁会在石门坎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葬，许多随厂西迁的老工人为他送殡，万人空巷，“银髯白发，长袍马褂，在路旁祭奠，庄敬跪拜，义风盎然，见者咸不禁热泪夺眶而出”。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素材：宝武史志办公室)



我的小弟

□彭德良

有一种情感，叫做手足情深。何其有幸，我有一个时时处处关心我、照顾我的小弟。

小弟读小学时，我便到皖南山区插队落户去了。小弟很懂事，常主动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不仅学会了用煤炉烧饭，拖地、拎水更是不在话下。有一年暑假，小弟来农村看望我，跟着我一块儿上山砍柴，不小心砍柴刀碰到手指，他却不吭一声，用手帕包扎后又忙碌起来，昂着头笑着说：“轻伤不下火线。”

小弟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在市精神病疗养院做护理人员，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可回家却从不声张。一次母亲去弟弟单位，偶然看见光荣榜上有弟弟的名字和事迹，这才知道他被评为先进个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小弟考取了上海二医儿科专业。他在中学学的是俄语，大学要学英语。他抓紧时间，见缝插针背单词、记句型，硬是凭着一股毅力赶上了。参加工作后，小弟对待小病人和家属非常耐心、和气。孩子们来看病，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一家人护驾。对于孩子的病情，有时妈妈问了，爷爷奶奶又反复询问，小弟不厌其烦，一一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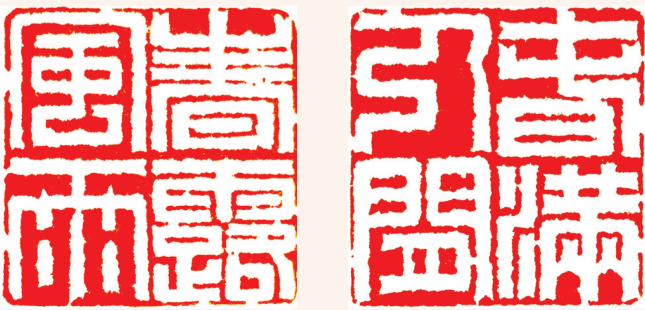
小弟在单位里认真工作，在家里孝敬父母，体贴哥哥姐姐。我生儿子后住在母亲家，小弟下班回来，不声不响地洗外甥的尿布。看着他那忙碌的身影，我常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我们单位里评工程师，需要考外语。为了让我集中精力复习，小弟承担起照顾外甥的“重任”。今天去逛动物园，明天游锦江乐园……以至于我儿子乐此不疲，嚷嚷着要继续跟着舅舅“过”下去。在小弟的大力帮助下，我顺利通过了外语考试。

时光荏苒，如今我是一名独居老人，小弟经常买了牛奶、水果、食品来看望我。前几年没有疫情，他带我去境外旅游，欣赏异国风光。有一年，我做了手术，小弟为我请来居家保姆。去年冬天，又给我买来一床鹅绒被，柔软被子盖在身上，暖在我心里。

血浓于水，绵绵的亲情如温润细雨一般，点点滴滴滋养着我们。愿家家兄弟姐妹都能陪伴彼此，温暖彼此。

红梅花开春意浓

□刘继鸣



篆刻 徐磊

梦里莘溪如诗画

□远方

童年是金色的，如同金子般纯洁、珍贵。我的童年在上海莘溪度过，有着金子般的回忆。

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是江南水乡的基本特征。莘庄，依莘溪而建、因莘溪而得名。莘溪之水承载着古镇的过往，记录着古镇的历史，至明嘉靖年间，傍莘溪而建的古镇基本形成规模。

小桥流水、黛瓦粉墙，青石小径、蓝天白云；炊烟缭绕、鸟蝉鸣鸣，河边细柳、桥上少年——这便是定格在我记忆中的故乡画面，典型的江南水乡。莘溪由东向西横贯古镇，十七座风格

五律·莘溪寻乡

平桥柳半遮，溪畔少年家。
巷窄孤灯影，云舒五彩霞。
因君生往事，始信已天涯。
一去南柯远，梅园四季花。

七律·难忘莘溪

莘溪东去影无踪，勾起星辰旧绪浓。
隔岸吟诗音尽入，推窗触目笑相逢。
由来软语江南醉，不惧清贫理想丰。
昔日少年双鬓白，惯于长夜忆芳容。

宝武，我的“家”

□刘荷

上海是一座去过很多次都不会厌倦的城市，但之前都只是过客，穿梭于高耸入云的高楼间，观黄浦江畔的“东方明珠”，领略她的繁华喧嚣，微醺她的活色生香。很喜欢这座城市，这里也有我的“家”。

我的“家”——宝武大厦位于浦东的世博园区，对面就是有着“东方之冠”之称的中国馆，与那一抹“中国红”相映生辉。大厦上方具有金属质感的“中国宝武”四个大字让我震撼、自豪。

第一次“回家”，就有幸参加《宝武历史人物故事》首发式，作为书中10个故事的领读人之

一，我虽从事多年新闻主播，当面对这样隆重的场面时，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能为传承宝武精神和文化献上绵薄之力，我感到无比骄傲。

翻阅故事徜徉其间，张之洞、张连科、黎明等十位“宝武历史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同凡响的足迹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为了钢铁报国、钢铁强国而鞠躬尽瘁、殚精竭虑、攻坚克难的不朽精神和坚强意志，犹如灯塔照亮了我们前行的方向，也必将激励一代代宝武人向着创建世界一流伟大企业的目标砥砺前行。